

續

通

志

儒林傳

第二冊

編修臣陳嗣龍恭校

續通志

儒林傳

宋一

孫奭

王昭素

孔維

李覺

崔頤正

僱佺

李之才

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好學徙居須城九經及第

為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

講太宗幸國子監召講尚書說命稱旨賜五品服真宗

即位以為諸王府侍讀

按東都事畧載為諸王府直講校正六經正義識

會詔

按東都事畧載孫奭為諸王府直講與史傳作侍讀異謹加案聲明

百官轉對。爽上十事。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爽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宰相對。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召問爽。爽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四年。帝將祀汾陰。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爽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

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園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唐以河東為王業所起之地。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本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

其不可五也。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而陛下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水旱作沴，饑饉游臻，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刻石頌功而已。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為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導陛下為之。臣竊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敵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是時羣臣爭言祥瑞，爽又言五載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義易明文，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岳，嘉禾異草，然後省方。

今乃野鷗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孰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可欺乎六年帝將幸亳州祠太清宮又上疏言陛下多效明皇所為臣願陛下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帝以為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秦為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爽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命知密州

按東都事略云以父老求典郡出知

棟東都事畧作以父老求典郡與爽傳

密州與宋史異謹識

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還糾察在京刑獄是

時初置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天下設齋醮爽又請裁省浮用不報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售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

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
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
券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
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
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
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
畏威而絀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
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
為頗類王鉞等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發先帝之英斷

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未幾能果敗
爽又嘗請減修寺度僧帝雖未用其言嘗令向敏中諭
令陳時政得失爽以納諫恕直輕徭薄斂四事為言願
施行焉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召
為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修真宗實錄兼
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論
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
於講讀閣時莊獻明肅皇后每五日一御殿與帝同聽
政爽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不朝陛下宜每日

御殿以覽萬幾奏留中不報然帝與皇太后雅重之每進見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又留數月特宴太清樓近臣皆預帝作飛白大字以賜二府而小字賜諸學生獨爽與晁迥兼賜大小字詔羣臣即席賦詩及行賜宴瑞聖園又賜詩詔近臣皆賦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帝為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諡曰宣爽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頤常掇五經切於治道者為經典藏言又撰崇祀錄樂記

按東都事畧言外級十位與本傳言十七位異謹加案聲明

按宋史孫奭傳前舊有聶崇義邢昺二傳今移入文苑謹加案聲明

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謬誤及律音義初園丘無外壝五郊從祀不設席尊不施暴七祠時饗飲福用一尊不設三登升歌不以雍徹冬至攝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位按東都事畧作十位與宋史異謹識而不以星辰從饗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爽皆援古奏正遂著於禮又請冬至罷祀五帝大雩設五帝而罷祠昊天上帝事下有司議不合而止子瑜按宋史於孫奭傳前舊列聶崇義邢昺二傳崇義曾任漢周邢昺向附王欽若未可既列儒林今移入文苑謹識

按東都事畧載昭素對宋太祖治世養身二言史傳不載謹加案聲明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有志行李穆與弟肅及李
暉皆常師事焉昭素博通九經尤精詩易以為王韓注
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按東都事畧作

三十三篇謹識開寶中李穆薦之朝召見便殿時年七十七精

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晚對曰臣草

野蠢愚無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因訪以民間事

昭素所言誠實無隱帝嘉之按東都事畧云帝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對曰治

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帝重其言書於屏風間宋史不載謹附識以衰老求歸鄉里

拜國子博士致仕卒於家昭素頗有人倫鑒常謂李穆

兄弟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果參知政事

昭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曰

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積門

中夜有盜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即自門中潛擲椽於

外盜者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

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純質

若此子仁著亦有隱德

孔維字為則開封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解褐東

明鄆陵二主簿開寶中禮部再奏為考試官調滁州軍

事推官太宗即位擢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知河南縣通判滑梓二州太平興國中就拜國子周易博士代還遷禮記博士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父臣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服九年判國學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三年擢國子司業會將有事於藉田維起周禮至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錄以獻觀者稱其博又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以利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

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多斃者今乃欲禁蠶事甚無謂也况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於藉田勸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戾矣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有因緣為弊滋彰撓亂民豈遑寧所宜重慎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為傷馬也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

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又郭璞云重蠶為原今晚蠶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養晚蠶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為天駟房星是蠶馬同類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為當帝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藉田畢拜國子祭酒淳化初兼工

部侍郎二年卒維通經術舊制舉九經一上不中第即改科開寶中維論其事非便詔禮部自今九經同諸科許再赴舉嘗受詔與學官校定五經疏義刻板行用功未及畢被病帝遣太醫診視使者撫問將終召其壻鄭草口授遺表以五經疏未畢為恨景德四年錄其孫禹

圭同學究出身

按宋史此下有孔宜傳宜係孔子四十四世孫襲封文宣公今改入孔氏後裔

傳又按宋史舊列崔頌尹拙田敏辛文悅四傳頌拙敏三人歷仕五季未可彙列儒林文悅惟以舊學授官他

無事實今並移入文苑謹識

李覺字仲明青州益都人父成性曠蕩喜為詩善琴奕

按宋史孔維傳後有孔宜傳今移入孔氏後裔傳又有崔頌尹拙田敏辛文悅四傳今移入文苑謹加案聲明

畫山水尤工人多傳秘其蹟覺於太平興國五年舉九經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將滿州人借留有詔褒之就遷左贊善大夫知泗州轉秘書丞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會用兵燕薊命覺部京東諸州芻糧赴幽州維薦覺有學遷禮記博士雍熙三年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使還遷國子博士端拱元年初令學官講說覺首

領焉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覺方聚徒講書即召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帝因降輦令有司張帝幕設別坐詔覺講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俄獻時務策帝頗嘉獎以本官直史館右正言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輒居史職覺倣韓愈毛穎傳作竹穎傳以獻太宗嘉之故寢禹偁之奏淳化二年詳校春秋正義成改水部員外郎判國子監四年遷司門員外郎卒覺累上書言時務述養馬漕運屯田三事太

宗嘉其詳備令送史館覺性彊毅而聰敏嘗與秘閣校理吳淑等同考試開封府秋賦舉人語及算雉免首足法覺曰此頗繁吾能易之及成果精簡淑意其宿製即試以別法皆能立就坐中皆歎服子宥

崔頤正開封封丘人與弟僇佺並舉進士明經術頤正雍熙中為高密尉國子祭酒孔維薦之以為國學直講遷殿中丞又以判監李至薦命與杜鎬孫奭刊正諸經音疏咸平初真宗以諸經版本多誤命擇官詳正因訪達經義者至方參知政事以頤正對翌日召於苑中說

尚書大禹謨自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十卷頤正年老求致仕帝命坐問恤甚至聽以本官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僇佺淳化中歷福州連江尉判國子監李至奏為直講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僇佺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為角音權兩點為角音鹿

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咸平二年真宗幸國學召說尚書景德後令講道德經日於崇文院候對終篇三年卒

嘗撰帝王手鑑十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身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人

朴且率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修修性莊嚴寡合雖之才

亦頗在訶怒中之才事之謹卒能受易時蘇舜欽輩亦

從修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修之易受之神故放

受之陳搏按東都事略云初華山陳搏讀易以數學授

授許堅堅授范諤昌據此則修之易實受之源流最遠

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攝

共城令時邵雍居蘇門山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

按東都事畧載穆修之易受之陳搏與本傳言受之神故異謹加案聲明

造其廬勞之曰好學篤志果何如雍曰簡策之外未有

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

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

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

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

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

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蓋不棄之隱去再調孟

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

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

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晚，友人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改大理寺丞。為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歷法，世稱義叟歷法，遠出古人。有揚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授之。在澤轉殿中丞，寶曆五年卒。邵雍表其墓，有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卷五百四十一

續通志

儒林傳

宋二

賈同

劉頰

高弁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義叟

林檠

李覲

何涉

王回
同向

周堯卿

賈同，字希得，青州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反，同祖崇率鄉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罔，字

公疎篤學好古。有時名。年四十餘。同進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欲致之。固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補歷城主簿。張知白薦為大理評事。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符以來。諫諍路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姦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罷宮觀崇奉。歸不急之衛兵。收無名之實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議。國家無因循之失。又言寇準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貶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之分。時莊獻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為難。再遷殿中

按宋史賈同傳前有胡旦傳今移入文苑謹加案聲明

丞知棣州卒。劉顏等及其門人謚同曰存道先生。

按宋史本

傳前有胡旦傳傳載旦晚年尤黷貨為時論所薄不當入儒林。但史稱其博學能文著述甚富。今改入文苑謹識。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為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滕涉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迪知兗州。青州皆辟為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介見其書歎

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弱冠徒步從种放學于終南山又學古文于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謁王禹偁禹偁奇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清昭應宮降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發糊名奪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陝州卒弁性孝友所為文章多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則三篇為世所傳與李迪賈同陸參朱頔伊淳相友善

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自石

介而下皆以先生事之年四十不娶

按朱子名臣言行錄云年五十一室

獨居與宋史異謹識

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

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

按名臣言行錄詳載孫復微時謁見范仲淹事傳未叙及謹加案聲明

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祕書省

校書郎國子監直講

按朱子名臣言行錄云范仲淹在

仲淹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雖陽謁仲淹又贈一千

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

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

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月

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

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明年仲淹去雖陽孫亦解

歸後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

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據此則似

復非仲淹所薦然言行錄又稱用富范薦官至直講與

宋史東都事略等書所載並同或仲淹據公論而薦之

初不知其為舊徐州人孔直温以狂謀捕治得所遺復

識也謹附攷

詩坐貶虔州監稅徙泗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

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行為

世法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

卒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

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命其門人祖無擇

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按名臣言行錄載介寓學南都為王漬所重事傳未叙及謹加按聲明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

按朱子名臣言行錄云介為舉子時

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漬以盤飧遺之

石謝曰甘脆亦介之願但朝餐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

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王咨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御史臺辟為

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後罷為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為嘉州軍事判官丁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徂徠先生入為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眾太學益盛介為文有氣嘗著唐鑑以戒姦臣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

作慶厯聖德詩頌揚帝之英明盛述諸正人輔弼諫諍之美中有云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蓋斥竦也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反搜其書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驗介事語官屬眾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衍探懷出奏藁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

按保石介事名臣言行錄作
京東轉運使呂夷簡與本傳
作提點刑獄呂居簡互異謹
加案聲明

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孥
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介
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即令
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免
斂棺按朱子名臣言行錄載此作呂夷簡子弟羈管他
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奉
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安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
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

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
一虞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
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
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
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
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
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如父
兄從游者數百人慶厯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
令按朱子名臣言行錄云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
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治事二齋經義齋者擇疏通

按名臣言行錄瑗教授湖州
有經義治事二齋史傳不載
謹加案聲明

按名臣言行錄宋仁宗朝瑗嘗上書請興武學本傳不載謹加案聲明

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異由講習有素也宋史本傳失載謹附識

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祕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宮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待講仍治太學按朱子名臣言行錄云仁宗朝瑗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

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丹州推官頗知武事若使武臣等無准武學每日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進呈時議難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為榮既卒詔賻其家

劉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修使河東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歷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歷天文五行志尋為編修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書成擢崇文院檢討未入謝卒義叟強

記多識尤長於星歷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奔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感心腹之疾其後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後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義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歷春秋災異諸書

林槩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槩幼警悟舉進士以祕書省校書郎知長興縣歲大饑富人閉糴槩出奉粟庭下誘土豪輸數千石以飼饑者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為兵而今兵食民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倣唐用兵之法四斂一民部以為軍閒耕田里被甲皆兵因命其家咸得畜馬私乘休暇官為調習則人便干戈馬識行列又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官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屢敗又請備蠻籍土民為兵柵要衝購徭人使守禦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史論辨國語子希

自有傳

李觀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辨能文舉茂才異等不
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
薦為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考工記周人明
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
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三筵是
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
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連作

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
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太
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
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堂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
二筵地二與太廟相通為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大廟
當寅申己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左
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
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

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
窻也。左右之介。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戶。故
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
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
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
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
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
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
無以知窻闔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

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
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國。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
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
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
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
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
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
門。又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
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且路

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四夷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之儀乎？王公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為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

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窻，是為八窻，四闔，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名為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觀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藁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為郊社齋。

郎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涉始讀書晝夜刻苦汎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登進士第為中部令范仲淹奇之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廊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元昊納款籍奉召為樞密使欲與之俱涉請得歸養特改秘書丞通判眉州徙嘉州用文彥博龐籍薦召還

除集賢校理既又求歸蜀遂得知漢州移合州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卒詔恤其家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嘗為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所著有治道中術春秋本旨廬江集

王回字深父福州侯官人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為舉進士第為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斷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國家敗而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

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則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潁川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

中以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回在潁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回子汾為郊社齋郎弟向字子直為文長於序事同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仕止於縣主簿皆蚤卒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彊記以學行知名天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負以利故為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

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慶厯五年卒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友愛又為人簡重不校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為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性盡己性則能盡物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

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論鼎州司理參軍說湖州歸安主簿謚諷諷說誼

續通志

儒林傳

宋三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邵雍

伯溫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

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按東都事略云始以蔭為

將作監主簿名臣言行錄云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

康定初授洪州分寧簿謹識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

按東都事畧載以蔭為將作
監主簿與名臣言行錄及史
傳異謹加案聲明

按名臣言行錄載授虞部員外郎以失火對移永州史傳未詳謹加案聲明

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酷悍吏也欲深治之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桂陽令治績尤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以污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知周茂叔也

按名臣言行錄云授尚書虞部

按名臣言行錄載求知南康軍事與史言託疾異謹加案聲明

員外郎以失火對移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

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行部

不憚勞苦雖瘴厲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

按名臣言行錄云聞水嚙其母墳求南康軍以歸上其印分司南京謹識因家廬山蓮花峰

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瀟溪以名之抃再鎮

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

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

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焚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博學力行著太極圖說及通書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

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
時程珣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
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
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故顥之言曰自再
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
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
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
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淳祐元年
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燾燾官至寶文閣待

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
朝三司使父珣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久之知龔
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為我南
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珣使詰之曰比過潯潯
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
復投之順流去其妾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
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譁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
珣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守令奉命惟恐後珣

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元祐五年卒珣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祿分贍親戚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兄女寡珣迎歸教養其子如子姪文彥博蘓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官給葬顯舉進士調鄂上元主簿鄂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顯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

按名臣言行錄載顯至鄂有感化稅官納賄事史傳未詳謹加案聲明

按名臣言行錄載顯在上元時有發民塞決隄及白漕司給米貯營中以待舟卒之病者二事史傳未詳謹加案聲明

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歲前數十年

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

按名臣言行錄云鄂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

殺人衆皆憚之顯至其人不自安輒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顯笑曰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此事宋史不載謹附識 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民俗嚴奉顯捕

而脯之

按名臣言行錄云顯主上元簿為令畫法均田稅攝邑盛夏塘隄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

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顯曰如此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又云江寧當水陸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顯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

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為晉城令富人有所濟此二事宋史俱不載謹附識

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張驚疑相與詣縣叟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顯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顯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凡孤茆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

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

歲民愛之如父母按名臣言行錄云晉城邑幾萬室三年間無強盜及門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顯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草者也又云先時民憚征役役及則相訴為讐顯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熙寧

按名臣言行錄載顯令晉城三年盡知民隱有事按籍命役民無辭者又教義勇盡為精兵等事史傳皆未詳謹加案聲明

初用呂公著薦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來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

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
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
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曰：
當為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為便。
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
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
為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
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
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

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
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微倖有小成。而興利
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
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
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
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為已所不如。程昉治河。取
澶卒八百。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
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啟門拊勞。
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

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敗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顯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為果不敢言曹村埽決顯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為蓋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顯立走決所激諭士卒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以郊祀恩得監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計顯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顯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貫宿惡

分地處之令以挽絳為業且察為姦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顯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顯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盡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習慨然有求道之志

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驚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

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

以入道

按東都事畧云神宗嘗問顥曰王安石何如人也顥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

問此聖人否顥曰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馬几几聖人蓋如此安石剛褊自任聖人豈然哉此事宋史不載謹

附識顥之歿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

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論成瑗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

按東都事畧載顥對神宗辨論王安石不得為聖人事史傳未詳謹加案聲明

按名臣言行錄載頤舉進士
廷試報罷以呂公著薦為太
學正固辭史傳未詳謹加案
聲明

事頤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

按名臣言行錄云
舉進士嘉祐四年

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呂公著判
太學請為太學正固辭謹識

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

共薦其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望擢
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
辭尋召為祕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即上
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凡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
明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雖
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

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
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
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
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
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曰節序變遷時思
方切乞改賀為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
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
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
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

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頤頤門人賈易
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頤不宜用孔文
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祕閣再上
表辭董敦逸復據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
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徽宗
即位徙峽州俄復官又奪於崇寧再復宣教郎致仕大
觀初卒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
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張載
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

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其言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

尊崇之

按名臣言行錄云陝右錢以鐵甚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頤

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頤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價增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光既相大改熙豐復祖宗之舊頤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光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此數事宋史俱不載謹附識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

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

按名臣言行錄載頤有論陝右鑄錢及議增解鹽直利害又論司馬光輕改役法數事史傳俱未詳謹加案聲明

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

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高年者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按名

行錄云除渭州僉判。宋史不載。謹識。熙寧初。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

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

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減其罪還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

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東西二銘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明淳祐元年封邵伯

從祀孔子廟庭弟戩

戩字天祺起進士調閔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愛人養老恤窮間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記之以奉錢為酒食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勸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獄訟日少熙寧初為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縱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定輩芽蘗漸盛呂惠卿刻薄辨給假經術以

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為無罪抃有愧色遂稱病待罪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常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盜筍籜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卒於官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

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語以物理性命之學遂從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探蹟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劬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遂衍宓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初

至洛蓬草環堵不庇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歡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

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先是嘉祐間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

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雍高明英邁而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

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
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既葬
顯為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
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
川擊壤集子伯溫

伯溫字子文司馬光等屈名位輩行與伯溫為再世交
故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光入相嘗欲薦伯溫未
果而卒後以河南尹與部使者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
潞州長子縣尉初蔡確之相也哲宗新立邢恕自襄州

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
詣河陽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
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
之必為異日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為他日
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第康遂作書如恕言恕蓋
以康為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
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
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
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

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官，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嘗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

之。惇悚然，猶薦之於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潁昌，或為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

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温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
華州西嶽廟久之知靈寶縣徙芮城縣主管永興軍耀
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為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温
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
絹絲緡數十萬以寬民力除知興元府遂寧府邠州皆
不赴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入漢利窺劔門伯温
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劔門賊竟不能入蜀人德
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初雍嘗
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温載家使蜀故免

於難伯温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
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
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
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用心也劉摯
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
以貽後日搢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温游及
當相乞行追錄始贈祕閣修撰嘗表伯温墓曰以學行
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
伯温出處云著書有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辨誣辨

感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三子溥博傳

